■声 音

将新的工业经验凝聚为新的美学

——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的考察

□张 欢

中国工业文学既记录着工业文明内部的新经验、新现象与新问题，也关联着工业文明、农耕文明、信息文明之间的杂糅状况。期待新时代中国工业文学能够将这些新的经验凝聚为新的经典、新的美学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历程作出的重要观察与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相伴相生的工业文学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述中国工业文学所建构的社会空间、生活方式及审美情趣，需要采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视野。

工业文明是基于现代生产方式和产业体系所生成的一种文明类型，它带来的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与精神世界，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工业文学”正是对这部“书”的生活观照与审美解读。具体地说，当农耕社会关于地缘、血缘、人情的观念被打破，城市化、陌生化及劳资关系构造了全新的世界面目和关系伦理，工业文学直接面对的正是这些新的人物、关系、内在体验以及精神状况。在世界文学范畴中，拜伦、雪莱、海涅使工人的生活出现在诗歌中，狄更斯、巴尔扎克以辛辣、细腻的笔调将工业文明重构的人类社会铺展在人们眼前，杰克·伦敦、德莱塞、黑塞、茨威格、卡夫卡展现了人在磅礴呼啸的现代生活中的困窘和脆弱，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现代叙事和心灵现象学。

中国工业文学的发展同样有着自身的脉络与叙事基调，它始终参与着社会整体的工业化进程与情感共振。在历史维度上，工业化一直在民族独立、富强的总体目标之中，但近代以来民族工业无法在内忧外患的动荡中获得根本性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劳工逐渐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从五四新文化人以启蒙视角发现和书写工人，到左翼文学对工人运动的关注和工业主体的历史想象，都成为那一个文明转型期的工业文学书写。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苦探索中，逐渐确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使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和活力不断创造“中国奇迹”，成为全球领先、产业体系完备的工业大国。从文明的视角来看，我们的思维观念、文学书写并没有充分跟上工业的发展实践。

其一是工业文明与奠基于农耕文明之上的文化观念、伦理秩序尚未充分碰撞、融合以及再生长，中国的现代工业文明中始终携带着传统文化理念的倾向和惯性。从概念史的角度看，“阶级兄弟”的历史语义、“工厂大院”的生活空间、“家族企业”的组织架构，皆是在工业化的语境中移植了传统中国“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与情感结构，或者说是乡村秩序的工业化、工厂化版本。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工业文明形态的特征之一。而对文学来说，呈现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深层次的杂糅，探究不同文明传统间在价值与行为逻辑上的根本性差异，发掘人在多重文明并置的现实处境中如何处理这种不期然的冲突与切换、隔膜与留恋，便是中国故事所内生的创作题材与独特经验。

但在文学的经典叙事中，工业文明往往被作为可视化的发展建设、进步尺度和公共议题，而其之于个体生命的内在塑造和情感建构则较少得到深入挖掘。《子夜》中从乡下来的吴老太爷一进上海就去世了；《创业史》中徐改霞进城后便不再被投放关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来到铜城的煤矿，乡村生涯似乎只是提供了他吃苦耐劳的品质，而并无多少处于异质性文明间的主体痛楚和挣扎。除了作者选择的叙事侧重点之外，从文学传统的角度讲，则包含了较为强烈的价值立场和范畴意识。在“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框架下，吴老太爷这样的乡绅往往被视为“腐朽”“没落”“灭亡”的代称，于是他如何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便不值得关注；在“农业合作化”主题与历史任务的统摄下，徐改霞进城已超出了既定范畴，那么对她的命运追踪似乎就偏离了题材的规定性；孙少平的道德完美正是作者要为其竭力保住的品格，过多的内在冲突和精神危机则会有高加林重现的危险。然而这种种主动或被动的选择，都折射了我们对于自身文化血液中的文明冲突与矛盾尚未投以足够的关切，而那些无法被硬件景观与理论话语完全覆盖的心灵图景，却正是文学方可照见的。

其二是工业文明与后工业社会的张力关系尚未得到足够剖析。工业化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结构中的一环，从来不可孤立看待，其增长速度和占比反映着产业结构状况，并直接关联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据统计，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不仅标志着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意味着从整体上我们正在从生产型、工业社会向消费型、后工业社会转型，加之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呈现出前工业、工业、后工业的文化逻辑并置的状态。而这种交错、并置以何种方式重塑着当代人以及生活的日常细节，则是文学应该触摸到的。上世纪50年代，草明、周立波等人笔下的“火车头”“铁水奔流”，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标志性意象，不仅渲染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建设的火热力量，也表达了人们对现代生活的未来想象与激情。而对于成长在后工业社会的世代来说，这些不再引起人们的兴奋和集体憧憬。这种感知和审美态度上的转变，以及不同代际间的情感反应，在文学中尚有待深入地描绘与追究。我们需要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信息化生存、工业文明的逻辑变化等整体性视野加以关注。真正的工业文学，参与着当代生活和现实悲喜，也关联着某种结构性的、触及文明转型中人自身生存状态的深刻故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工业化与工业文明发展所表现出的压缩性、复合性、交错性特点。首先，作为后发的、赶超型的工业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数百年的自然交替的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建成，这本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经验。然而其伴生的问题在于，在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和发展迅疾的信息文明的双重夹击下，工业文明以及工业社会的文化逻辑并未得到充分舒展和发挥，也尚不及同积淀久远的中国文化充分融合、再生，相对于“乡土中国”文化血脉，我们尚未形成整体性的中国工业文明，以及成熟的工业社会文化。其次，在飞跃性的发展速度与文明方式的沉淀、传承之间，生长着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混合、并置的复杂形态。它们共时性地存在，加之信息媒介的无孔不入，令不同观念系统、价值体系相互冲撞交锋或分众化地各自为战，形成一种既彼此纠缠又“圈地自萌”的复合与交错。而同时，如同文学思潮的集中涌现，反传统、再启蒙与文化寻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几乎同时出现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空间，它们充满矛盾又并行不悖地涤荡和激发着人们的思想活力，工业文明从一开始就背负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记忆和历史期待进入到现代社会，又以非凡的力量和速度展开信息技术及后工业文明的社会议程，因此，“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很难对动态、共生的中国形成有效诠释，而在这样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视野中认识工业文明及其在当代中国文明中的独特位置，也是我们追溯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与此相应地，中国工业文学所描述的也同样是丰富的、充满张力和生长性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

今日中国已逐渐摆脱了近代以来“落后–追赶”的焦虑模式，正在同世界一道面对人类文明发展最前沿的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命题的提出，体现了一种包容性的历史态度和面向未来积极开创新文明的开放心态。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一方面需要在动态的现实中不断深入和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容，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以人类为对象必然包含着对各民族国家文明的汲取与借鉴，以文明新形态为旨归必然包含着对不同历史阶段文明的批判与超越。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野下，对于文学来说，中国工业文明的压缩性、复合性、交错性作为人类文明的独特经验，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中国工业文学既记录着工业文明内部的新经验、新现象与新问题，也关联着工业文明、农耕文明、信息文明之间的杂糅状况。在对不同价值体系的观照中，在对新的经验与情感的描摹中，中国作家具有广阔的体验与观察空间。这种文学要呈现出人类在新的历史阶段中的生存经验与精神处境。这是不同于19至20世纪西方式的现代经验，这是21世纪中国的现代经验，也是新的人类经验，我们期待新时代中国工业文学能够将这些新的经验凝聚为新的经典、新的美学。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WXB005阶段性成果）

『笔耕组』的批评精神

□刘 璐

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之下，回望1980年代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笔耕组”文学批评活动，萃取其文化批评精神，对促进新时代评论事业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

1980年代初，一支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队伍——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笔耕文学研究组”（以下简称“笔耕组”）成立，开始频繁地活跃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舞台上。“笔耕组”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专注于文艺理论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特别关注中国西部，尤其是陕西地区的文艺创作实际。“笔耕组”以其有效且高频的文学活动引起了全国同行的关注，被誉为“集体的别林斯基”。他们的文艺批评实践不局限于理论思考，而是以变革现实的热情参与社会实践现场，力求通过文艺理论将文学理想转化为社会实践。

以下从三个方面探讨“笔耕组”的文学批评精神。

一、秉笔直书，笔耕不辍。中国历史上的史家传统强调秉笔直书，西汉时期司马迁将先秦时期的“书法不隐”和“据事直书”的史书编纂原则发展为《史记》的“实录”精神。关中地区的秦人承袭了先辈秉笔直书的史学精神，这份弥足珍贵的遗产以集体无意识层层积淀、渗透于秦人的心魂之中，锻造出秦人率真、刚直的文化性格。

“笔耕组”怀持对文学负责的庄严心态，将文学视为神圣的事业，采用“剜烂苹果”的批评方法，坦诚地指出作家文本中存在的问题。例如，费秉勋指出贾平凹创作有“混沌抽象的弊病”，还有人批评陈忠实“根本就不懂小说为何物”。这种严厉、尖锐、直率的批评风格，却使陕西作家受益匪浅。在“笔耕组”的批评事业中，批评家与作家既是挚友又是诤友，他们的批评出发点是希望文学进步，批评家与作家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当时，“笔耕组”成员正逢人生盛年，意气风发地活跃于文坛。他们的批评意见不仅在会议上发表，还以文章的形式得以保存。1980年至1984年，《延河》杂志刊出“笔耕组”批评陕西作家的文章15篇，而《文艺报》亦刊出“笔耕组”成员刘建军、肖云儒、胡采、李健民、李星、王愚等人批评陕西作家作品的数篇文章。这些批评文章不仅承载着“笔耕组”的文学追求与理想，也展现出他们对人民和时代的勇敢担当。

二、守正创新，服务时代。从1981年到1985年，“笔耕组”遵循全国文艺发展的大方向，围绕文艺界的热点理论问题，结合陕西本地文学创作实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四次主要活动：一是1981年3月有关文学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对路遥产生了较大影响，《人生》可以说是这次真实性理论的文学产儿。二是1983年4月讨论现实主义和现代派问题，会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西文艺发展比较、汉民族文化美学精神、现实主义如何吸收现代主义因素多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三是1983年持续9个月的“小说创作提高与突破笔谈”，讨论队伍阵容庞大，除了“笔耕组”成员外，也有外地批评家缪俊杰、阎纲、何启治等。四是1984年至1985年中篇小说创作研讨会。会议上，群贤毕至，共同为陕西文学的突破与发展献计献策。需要注意的是，在“笔耕组”正式成立之前，胡采、王愚、畅广元、费秉勋、刘建军等人便以《延河》编辑部为中心开展活动：包括1977年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79年小说和诗歌作者座谈会和文艺评论座谈会、1980年“太白会议”等。这些会议的议题与时代、社会发展休戚相关，批评家以敏锐的社会洞察力、鲜明的人民意识和介入文学现场的情怀，守正创新，推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复兴与繁荣。这些活动可视为“笔耕组” 的前期准备，从批评队伍的建设到理论储备，为“笔耕组”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帮学传带，薪火不灭。为了推动本地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笔耕组”成员根据个人兴趣和专业关注，与特定作家结成对子，就文学基本理论知识和作家创作中的具体问题提供咨询和指导。例如，蒙万夫和刘建军指导柳青和陈忠实，费秉勋指导贾平凹，李星指导路遥，薛瑞生指导京夫，肖云儒指导邹志安等。这种指导关系不仅促进了作家的成长，也形成了批评家独特的研究方向，使得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依存、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在陕西当代文学批评队伍中，胡采作为第一代批评家，与王愚、李星、刘建军、畅广元、肖云儒等“笔耕组”成员第二代批评家，以及赵学勇、韩鲁华、仵埂、李继凯、邢小利、李国平、段建军、李震、周燕芬等第三代批评家，形成一个连续的批评传统。“笔耕组”如同一根红色的纽带，将三代文学批评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确保批评传统的赓续。在1981年至1985年“笔耕组”的活跃期，胡采和王愚等前辈召集高校及其他文化部门人员展开文学活动。随着1985年1月《小说评论》的创刊，陕西文学批评进入了后“笔耕组”时代（新闻发布不再以“笔耕组”名义出现），第二代、第三代批评家在《小说评论》的平台上继续开展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活动。在陕西文学批评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代际传承，资深批评家对年轻一代的指导和帮助，确保文学批评的圣火得以传递。例如，李国平在1982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作协，跟随胡采、王愚、李星等前辈参与“笔耕组”的文化活动，渐渐领悟文学的精髓，并在2005年担任《小说评论》主编，继续传承文艺批评之薪火。在高校中，畅广元之于李西建、李震等学生的影响，以及刘建军、蒙万夫、费秉勋之于段建军、周燕芬等学生的影响，都是这种师生传承的典型例子。这些关系不仅促进了学术的传承，也保持了文学批评的活力和连续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八方文讯

《诗刊》第十五届“青春回眸”诗会举行

11月28日至29日，《诗刊》社第十五届“青春回眸”诗会暨首届霍童溪诗会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举行。诗会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福建省文联、宁德市委宣传部和蕉城区委区政府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祥，福建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黄文辉，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胡占凡，《诗刊》主编李少君，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山，第十五届“青春回眸”诗会诗人叶玉琳、金铃子、黄斌、薄暮、慕白、娜仁琪琪格、胡金华、川木、脂痕、刘海潮等参加诗会。

开幕式上，“新时代闽派诗歌繁荣计划”启动。“首届霍童溪诗会”作品征集活动同期颁奖，获奖诗人代表谢宜兴、林典铍、林莉、慕白登台领奖。中国诗歌学会授予蕉城霍童溪“中国最美诗空间”称号，《诗刊》社授予九都镇云气村“中国诗歌创作基地”称号，并现场授牌。

活动期间，诗人们走进三都澳、霍童溪、上汽集团宁德基地等地参观采访，并围绕诗歌创作展开交流研讨，为打造“霍童溪诗会”品牌建言献策。

广西举办河池作家群研讨会

近日，由河池学院、广西作协主办的“广西文学周·河池作家群研讨会”在广西河池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东西，河池市委书记秦春成，河池学院党委书记韦安光，以及石一宁、宗仁发、何平、卓今、田瑛、钟红明、潘灵等专家与会研讨。

河池历史悠久、文脉悠长，形成了以周钢鸣、包玉堂、潘琦、蓝怀昌、东西、鬼子、凡一平、红日等为代表的河池作家群。与会者认为，河池作家一直坚持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形成了一支代际合理、多体裁创作同时发力的作家队伍。河池作家群得益于河池多民族聚居的条件，在作品中彰显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希望河池青年作家快速成长，推动河池文学创作再创新辉煌。与会河池作家表示，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彰显桂风壮韵的优秀文学作品。

（吴 晨）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纪念馆揭牌

12月3日，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纪念馆揭牌仪式在浙江省德清县东衡村举行。纪念馆由诗人贺敬之题写馆名。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以视频形式对纪念馆揭牌表示祝贺。岳宣义、峭岩、萨仁图娅、蔡宗周、绿岛、周孟贤等参加揭牌仪式。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由邹狄帆、犁青、洛夫等24位华文诗人发起，于1993年4月在广东惠州成立。2023年12月，第24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浙江东衡村举行。时隔一年，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纪念馆落户东衡村。纪念馆以宽敞典雅的环境，展示了笔会自成立以来历经31个春秋的发展历程。展陈内容包括历届笔会的足迹、历届获奖诗人的风采及奖杯证书，以及诗人的手迹和图书、报刊资料等。

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浙颁奖

12月7日，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在郁达夫的故乡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举行。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富阳区人民政府区长谢渐升，麦家、孙甘露、贺绍俊、艾伟等作家、评论家，以及获奖作家和作品责编等相聚在郁达夫中学，共享文学的荣光。

郁达夫小说奖继承了郁达夫先生浪漫诗意的文学精神，以其透明公平、包容开放的评选方式，成为华语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文学奖项之一。本届评选活动自2024年4月启动，通过多渠道征集作品，并经过审读委和终评委两轮实名投票，最终决出获奖名单。颁奖典礼上，中篇小说首奖得主杨方、短篇小说首奖得主金仁顺，中篇小说奖获得者龚万莹、黎紫书、韩松落，短篇小说奖获得者朱婧、牛健哲登台领奖，短篇小说奖得主万玛才旦的儿子、青年导演久美成列代父亲领取荣誉。

活动现场，获奖作家和编辑们在校园内种下了象征荣誉的纪念树。12月8日，获奖作家还与富阳当地读者进行面对面交流，分享他们的创作经验。

（刘鹏波）

《天工开物号》书写大国重器

12月8日，由中国作协创联部和陕西省作协联合主办的张军少儿科幻《天工开物号》作品分享会在京举行。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为活动致贺信。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纳杨，以及尹传红、王卫英、张莉、姚利芬、崔昕平、李国平、李震、陈诗哥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天工开物号》以中国科技创新成就为背景，通过少儿科幻故事向青少年传播科学知识，展现国家科技进步的伟大成就，引导少年儿童感受澎湃的中国力量。与会专家认为，《天工开物号》展现了富有中国科技元素的大国重器成果和古都西安的悠久历史文化特色，在超现实的宇宙背景下弘扬英雄主义精神，传递出对未来的勇气与希望，是以科幻科普作品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成功实践。

（康春华）

第二十届北京文艺论坛举行

11月28日至29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北京市文艺研究与网络文艺发展中心承办的第二十届北京文艺论坛在京举行。北京市政协党组成员、北京市文联主席韩子荣，中国评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宁，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马新明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赖洪波主持。

本届论坛以“新时代新北京：北京文艺的精品追求”为年度主题，旨在聚焦精品创作，系统梳理新时代以来北京文艺呈现的新特点、新景观和新趋势。谢冕、孟繁华、刘庆邦、解玺璋、于平、陈履生、王一川等发表主旨演讲，近30位各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文学的跨界”“舞台艺术新方向”“艺术的国际传播”“主题创作的新景观”“跨媒介时代的传统文化”5个主题单元展开圆桌对话。论坛上，主办方还为北京文艺评论年度推优、北京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获奖者和星火文丛出版资助作者颁奖。（王 觅）

第三届扬子江青年文学季在宁举办

11月25日，第三届扬子江青年文学季开幕式暨第六届“《钟山》之星”文学奖、首届“《扬子江文学评论》青年学者奖”颁奖典礼在江苏南京举行。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丁帆、王彬彬、张在健、陆梅、胡学文等作家、学者与获奖作家、批评家参加活动。

扬子江青年文学季由《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联合打造，自2022年首次举办以来，见证了一批青年作家、批评家的成长。在第六届“《钟山》之星”文学奖评选中，三三、宥予获得年度青年作家奖，史玥琦的《夜游神》、金晖的《云层深处》、周于旸的《招摇过海》、顾文艳的《人工湖》、崔君的《有山有谷》等作品获得年度青年佳作奖。今年新设立的“《扬子江文学评论》青年学者奖”得到了全国17所重点高校的支持，展现了青年学者们对文学研究的热情与创见。樊迎春、丁璐、刘媛、贺嘉钰、宋喆获奖。

本届文学季期间，还举办了第十届《钟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第八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学术工作坊、青年作家与青年批评家联席座谈会以及五场青年文学分享会等。（刘鹏波）

专家分享“网络文学中的‘她世界’”

11月23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主办的“女性成长与浪漫重启——网络文学中的‘她世界’”交流活动在京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十月》执行主编季亚娅，以及“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丛书”作者高寒凝、薛静与会，一同探讨丛书中的“她世界”。

与会者谈到，薛静的《脂粉帝国：网络言情小说与女性话语政治》梳理出网络言情小说更迭的过程，论述了网络文学时代话语政治的表征和内涵，从言情小说到穿越文、甜宠文，多种类型的作品不断构建女性认同的理想社会模式。高寒凝的《罗曼蒂克2.0：“女性向”网络文化中的亲密关系》以概念史为研究路径，认为“女性向”网络文化中的亲密关系表现为“罗曼蒂克2.0”的特征，其核心在于爱情故事中含有“角色配对”的前置动作。该书阐释了读者对于亲密关系和情绪价值的理解及想象。

（张昊月）

新编历史京剧《女史赋》再现班昭人生

由国家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女史赋》将于12月21日在京首演。该剧由罗怀臻编剧，曹其敬执导，吕耀瑶、杜喆、王越等主演，以《汉书》历经续编、修订直至最终完成为故事主线，穿插女史班昭与两位师兄间细腻动人的情感故事作为副线，再现了东汉才女班昭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以及她笔耕不辍、严谨专注的治史历程。

今年正值京剧程派艺术创始人、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诞辰120周年。《女史赋》特别起用国家京剧院程派新秀吕耀瑶担纲主演，希望通过剧目的创排，为青年演员搭建更为广阔的展示平台，助力其成长与历练，推动程派艺术的传承与繁荣发展，让这一经典艺术流派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杨茹涵）